

打入國際文壇的 臺灣國家隊—— 2020 年譯者駐村 參訪後記

A Note About 2020 Resident Translator Programme

| 文學外譯進行式

| Literature
Translation Now

Text by 石牧民 (國立臺灣文學館)

日本譯者澤井律之在 2020 年譯者駐村最後一晚公開活動後，一邊搖頭一邊甩手，「好累。」不過，這個「好累」，恐怕一點兒也不誇張；澤井律之的「同梯」譯者，來自法國的關首奇以及捷克的白蓮娜，想必不會有異議。2019 年應譯者駐村計畫之邀來臺的日本下村作次郎和德國蔣永學 (Thilo Diefenbach) 甚至會說：「早告訴你們了吧！」

事實上，2020 年在文化部華山小客廳這最後一場譯者駐村對談，蔣永學也在現場。聽見澤井律之的「好累」，一邊微笑一邊意味深長地點頭。

今年是國立臺灣文學館第二度舉辦譯者駐村計畫，主辦的館方和受邀前來的譯者顯然都感受到雙方對臺灣文學的熱情和使命感。館方安排的行程莫不是考量著將豐富多元充滿活力的臺灣文學作品推介出去，打入國際文壇；而受邀前來的資深譯者們則像是海綿一般地期望吸飽臺灣文學豐美的汁液，帶回去他們各自的國度與各自的書房。

其實，那個「好累」說得早了一些。澤井律之、關首奇、白蓮娜在三月初離臺返國以前，他們各自的行李一字排開，看上去才覺得累。他們扛回國去好幾大網好幾大袋的臺灣文學作品，精準地說明了譯者們在臺灣期間行程之緊湊以及收穫之豐碩。

隨行的人都忘不了，在拜訪出版社的行程中，白蓮娜的眼神剎那間燦亮起來的時刻，那就是讀書共和國出版集團主編介紹《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這本書時，話音還在空中，白蓮娜便站起身來，彎腰越過會議桌面，構著了樣書，熱心地開始翻閱。威權時期那些沒能說出的道別、沒有著落的遺憾，令白蓮娜看得入神，不禁和身旁的人員熱烈的交換意見。因為捷克在共產黨專政的時期有過一樣創傷的歷史，後來也經歷一樣辛苦的轉型。讀得懂中文的白蓮娜認得那些黑暗中盼不到黎明的眼淚，但她說，她讀不懂中文的捷克同胞也一樣認得出來。他們只需要一支譯筆，就看得見臺灣人也用文字爬梳創痛的歷史，也嘗試為前人說出他們說不出的壓抑冤屈。

白蓮娜所發現，臺灣文壇對於白色恐怖的梳理，恰恰也是臺灣文學對外輸出的契機。除了精彩多元的純文學作品，2020 年譯者駐村計畫邀請來臺的譯者們，莫不發現臺灣文學地景奔放的生命。在譯者們拜訪出版社的行程中，白蓮娜發現令她心有戚戚焉的報導文學作品。法國的關首奇則在內容力有限公司邀集的會議上和類型文學作者相談甚歡。作品甫獲島田莊司推理小說獎首獎的唐嘉邦與關首奇分享了臺灣推理小說作者如何運用日治時期歷史之皺摺與獨特性開拓書寫可能性。在印刻文學推介出版品的會議上，澤井律之則對於臺灣歷史小說書寫的動能印象深刻。和白蓮娜一樣，推介的話音還在繼續，澤井律之已經開始津津有味地捧讀朱和之的《逐鹿之海》，描寫鄭森 (鄭成功) 在西元 1661 年間戰記的力作。

文學臺灣，在譯者們的譯介下，自有我們的神鬼奇航。澤井律之、關首奇、白蓮娜在參訪各個出版社的會商中，也一再提示了推展臺灣文學的實用方向：一個臺灣文學「國家隊」和「產品型錄」的概念。由臺文館、文策院等單位，整合各個出版單位通力合作，每年整理臺灣具有潛力的出版品，製成簡介，廣發各國譯者及出版業界，提升臺灣文學在世界文壇及出版界的觸及率。

雄圖和發想，在譯者們參訪出版單位的會議桌上，也在他們漫步在夕陽餘暉裡的大稻埕街上，更在老字號料理食肆的酒酣耳熱之中。2020 年譯者駐村計畫譯者參訪行程，在賓主盡歡之餘，留下許多可能性。